

「翻生」上世紀手繪海報

走進昔日電影光輝歲月

電影打開人們的眼界，在兩三個小時的時間裏逐格呈現故事情節、演員神緒、環境氛圍等，讓生活以外的世界映入觀眾眼簾。而海報設計師往往善於用圖像，將電影最觸動人的部分展現於觀眾眼前，電影海報亦成為觀眾入場觀看的關鍵。現今的電影海報大部分都是從電腦製作和複製，但近年卻有年輕的藝術家走進時光隧道，回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手繪電影海報盛行的時光，嘗試以同樣的方式，捕捉一部電影最精彩的一刻。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本地年輕藝術家林嘉恒成長的階段剛好與手繪電影海報的年代擦肩而過，但他卻沒有錯過手繪電影海報的製作。綜合電繪、素描與場景設計的創作方式，再配合懷舊繪畫風格，帶來嶄新的手繪電影海報。由林嘉恒創辦的「無紙工作室」在V54舉辦名為「銀色烏托邦」的手繪電影海報藝術展，展期至明日（二十二日），是次展覽不但展出二十多張參照港產片以及外國電影創作、利用電繪來模仿手繪電影海報，更是林嘉恒首個個人展覽。林嘉恒更特意描繪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的V54大宅，並加以想像將被拆卸的右半邊重新融入海報當中，在畫中成為一所完整的懷舊戲院。「我覺得手繪海報像是古董跑車一樣，在街上看見就會被它吸引著，忍不住要看一眼。」林嘉恒說。

從小患有輕度讀寫障礙的林嘉恒，坦言自己小時候不善於用文字或者寫作的方式溝通，於是就嘗試從繪畫中尋找自己的表達方式。從中學學習油畫膠彩開始，林嘉恒憑著在藝術世界的摸索，找到了更清晰的方向。而一次在網上接觸到手繪電影海報以後，更彷彿為林嘉恒鋪墊了未來的作品創作。「我一開始搜索手繪電影海報就覺得非常吸引，所以我就想試試自己能不能畫出這種風格。」對於當時首次接觸手繪電影海報的林嘉恒，色彩既鮮艷又傳神的大幅海報給他帶來了香港黃金時期的快樂回憶，也鎖住了珍貴的本土文化。林嘉恒對手繪電影海報一見鍾情，於是使用平板電腦裏的軟件開始創作，讓他回憶起自己看過無數部經典的港產片和外國的電影。「我會先在電影中選擇演



林嘉恒刻意在海報中藏自創語句。



電繪同樣是先起稿，再為角色上色。

員的姿態和表情，然後再構思構圖的部分。」林嘉恒分享到構圖往往佔最多的時間，笑言：「分分鐘幾天都想不出來。」

電繪無法有手繪的質感

有別於當年切實實用雙手描繪的海報，林嘉恒嘗試利用電繪的方式，製作出同樣風格的作品。林嘉恒形容電繪的過程其實與手繪無異，不外乎是先起稿，然後給人像逐一上色，但是電繪卻能給他省下等候顏料晾乾的時間，亦有更多的筆觸讓人選擇，他分享到自己就比較喜歡用油畫的風格來描繪。「一般來說一幅手繪海報起碼要幾天的時間，因為一個人像就需

要晾四個小時，但是一幅完整的電繪海報則可以在兩、三天內完成。」在展覽中，電影海報的焦點除了是演員以外，還有林嘉恒親自創作的標題和語句，給海報增添不少幽默的元素。他舉例，自己較多參考台灣的手繪電影海報，他記得有一次看到經典電影《Wonder Woman》被直接翻譯成《溫打烏文》，後來就仿效這種翻譯的方式，讓海報更加生動和有趣。「我會再加上好笑句子，放在海報中當彩蛋。」林嘉恒說。

被問到手繪電影海報讓林嘉恒如此執著的原因，他認為即使科技讓海報設計越來越輕易和精美，但是他卻覺得手繪電影海報終究比較實在，能看出需要更多心思和時間去製作。「純粹是我個人口味喜歡一筆一筆把一幅海報畫出來，而舊的海報就正能突顯這個特性。」林嘉恒還提到，雖然電繪的製作會較為省時，但另一方面他卻認為電繪始終無法保留手繪電影海報的「原汁原味」。「我利用電繪模仿手繪的效果，區別在於摸下去的感覺不一樣，過去的海報能摸出凹凸不平的手感。」因此，林嘉恒直言希望日後能有機會不再用



本地藝術家林嘉恒。

「銀色烏托邦」手繪電影海報藝術展覽現場。

展覽中模仿舊戲院的设计。



參考劇照繪出熱血感

林嘉恒參加過電影《逆流大叔》和《大盜演》的海報設計和製作，這兩幅電影海報均使用電繪方式製作。他分享到電影公司開始的時候為了讓《逆流大叔》的內容保持神秘，當時僅僅給他一張演員吳鎮宇的劇照作為參考，讓他以手繪電影海報的風格給他們設計海報。「我一直在想，只有一張照片我要怎麼畫呢？」林嘉恒提到當時電影公司要求他要將演員的表情畫得很吃力和熱血，後來就參考了很多不同的動作，爬龍舟的姿態，才開始起稿。「上色差不多上了一個星期，一直都在

琢磨，幾乎幾周才完成。」林嘉恒憶述。而《大盜演》給他的體驗則完全不一樣，「在這部電影裏面我當了一個小角色。」林嘉恒還分享到自己有幸跟不少老牌演員合作，是在海報設計以外難忘和深刻的經歷。



《逆流大叔》的海報製作曾給林嘉恒帶來挑戰。

林嘉恒為電影《大盜演》設計海報。

直接翻譯外國電影的名字成為有趣的元素。



除了港產片，林嘉恒亦會描繪外國電影海報。

藝術展「補天·中轉站」 改變空間定義 與社區合作紡織品

南豐紗廠早前開展，命題為「補天·中轉站」，由來自北京的當代藝術家尹秀珍創作。最初在南豐紗廠勘場地，決定以一分為二、二分為數個場景作為展出形式的時候，還得回到一年前的春天。那時候，疫情沒有來到，香港人亦沒有限制出行，但卻在冥冥中讓藝術家決定以「中轉站」為主題，再現了一個機場原型，變成了以藝術回應時宜的方式。

事實上，尹秀珍剛開始有「中轉站」這個空間的設計，是想改變南豐紗廠「是個商場」的標準定義，她試圖模糊這個空間的定義，於是將它虛擬成一個機場的安檢口，或者藝術空間，使觀者一走進這個地方，便將固有的標籤先扔掉，再去接收新的信息。

CHAT六廠促社區與藝術家合作

尹秀珍擅長跨媒介創作，她透過收集舊物探討集體記憶，反思在整個中國工業發展過程中，社會結構重組與個人生活帶來的巨變。尹秀珍的藝術創作與紡織淵源甚深，從這一主題延伸到各種收集而來的材料，包括以丙烯酸、鋼和玻璃創作的《小宇宙》(2016)和《黑洞系列4號》(2019)，亦以其他各式物件如放大鏡、行李箱和地圖等創作的《可攜帶城市》系列(2001-至

今)。

當中，《可攜帶城市》以相當顯眼的方式陳列於展廳模擬機場的位置，打造出了一個豐富的行李全球巡迴禮——「補天·中轉站」仿照機場客運大樓放置大型裝置，如行李輸送帶、登機櫃位和機場安全檢查站等，與此同時，亦在半空中放置了成品或半成品的城市行李箱。《可攜帶城市》是尹秀珍2001年開始的藝術創作，是次的新展品將城市以顏色劃分，不同顏色代表了不同國家的標誌建築，如黃色是英國，紅色是人民大會堂的主色，亦即中國，白色是俄羅斯等等。

與南豐紗廠前身是紡織工廠的主題貼合，《可攜帶城市》的主要用材亦是織物，這一設計同時由CHAT六廠邀約來自社區及學校的香港民眾參與，促成了社區與藝術家的合作，展示品並不再是獨屬於藝術家的高高在上的觀賞物，這讓參與者和參觀者更全面地體驗及思考集體記憶和跨代交流。

重新詮釋紡織工廠空間布局

與此同時，以CHAT六廠前身是紡織廠為詮釋的基礎，尹秀珍亦親自設計了這次展覽的空間，巧妙地重新規劃了整個空間，用以探索代溝和各種社會經濟背景構成的集體

記憶。尹秀珍一改CHAT六廠展廳的傳統參觀模式，讓陳廷驊基金會展廳中的香港紡織工業歷史展覽無縫地與季度展覽「尹秀珍·補天」融合，成為參觀體驗的一部分。

尹秀珍的母親早年便是一位紡織工廠的女工，這讓她對織物本身就帶着特有的情感。因此，在陳廷驊基金會展廳中，除了常規的展品外，尹秀珍特為加入了沒有內容的紅色錦旗，這讓展廳頓時多了一些屬於「工廠」的獨特氣質，並由這些錦旗帶着觀者逐步走進屬於藝術家本人的童年回憶。

由展廳通往的，便是尹秀珍打造出來的屬於時代的空間，包括了一分為二的紡織空間、《我的衣服》照片系列，名為《補天》(2020)和《逆》的兩個全新錄像作品等等，都旨在探索三代人之間的關係，創作主題圍繞家庭關係，分別回溯藝術家曾為紡織工人的母親的過去，以及自己女兒的成長過程。其中，《我的衣服》照片系列(1995)首次展出，合共32張圖像在展廳牆壁上—

展廳的入口設計為機場運輸帶。



尹秀珍以攝影作品表達兩代人的關係。



製衣廠的記憶

一展示，並配上尹秀珍親撰的個人描述。相中展示的均是尹秀珍曾經穿過的衣服，每件皆整齊地摺疊和縫合在一起。在衣服還是難以獲得、需要配給的年代，每一件都是藝術家早期的時代印記。

尹秀珍早期設計的「可攜帶城市」利用標誌建築代表城市。



CHAT六廠展覽及館藏策展人王慰慈表示：「是次展覽圍繞着割裂與縫合、對立與交融等等意象展開，在呈現尹秀珍全新創作的影像系列的時候，也將展出她的數件代表性作品。藝術家以自己的家庭關係為出發點，在新的影像和裝置作品中回溯和重新演繹了其母親在紡織廠工作的個人歷史以及不同世代間的隔閡與交流，並以此牽動起對整個中國工業發展過程中社會結構重組與個人生活巨變的反思。在籌備這次個展的時候，恰逢全球爆發新冠疫情，從全球政治局、經濟發展到日常生活、文化思想，幾乎所有一切都在經歷一場激烈的變革。尹秀珍亦將自己在這段時間中的體驗與思考融入這次的個展。我們期待着，尹秀珍那些將尖銳與矛盾糅合於詩意和幽默之中的藝術創作，將為觀眾帶來會心的微笑，與更為綿長的思考。」

採訪：胡茜